



巴彥淖爾文史資料

第十一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巴彥淖爾
盟委员会文史資料委员会选编

目 录

“九·一九”起义和起义后的斗争	
.....	许闻新整理(1)
和平解放中公旗的部分回忆	
.....	韩保 口述(28)
忆当年西公旗的和平起义	
.....	恩克巴雅尔忆述 张志彪整理(43)
一九四八年西山咀战斗	
.....	赵海山忆述 张志彪整理(52)
那银素率部起义	牛宝祥(60)
孙马宁夏之战始末	沈克尼(73)
国民党在河套的建立与活动	
.....	刘培荣(88)
河套地区三青团的始末	刘培荣(112)
我所知道的张庆恩	王廷英(119)
军统五原办事处的活动	张问之(138)
我的片断回忆	朱宇峰(146)
傅作义的宪兵组织	王兴亚(153)
国民党特务在河套的暴行	苏希贤(162)
五原县参议会的回顾	白焕瑜(170)
救济总署	王兴亚(175)

保甲制度在河套的推行.....	苏希贤(179)
各种特务组织在河套的活动	
及我肃特概况.....	李珍整理(190)
华北反共义勇军的覆灭.....	李珍整理(210)
智擒特务头子李鯤生.....	李珍整理(220)
河套地区剿匪纪实.....	霍建(226)
王毛仁股匪覆灭记.....	许闻新(249)
河套三害.....	宝音德力格尔(259)
旧社会河套鸦片烟毒之害.....	苏希贤(269)
陕坝米仓地区一贯道的罪恶活动	
.....	王廷英(286)
抗日时期河套的特大盗窃集团	
.....	王兴亚(3296)

“九.一九”起义和起义后的斗争

许闻新整理

在“九.一九”绥远起义前后，起义与反起义、革命与反革命的两种势力，曾进行过激烈的较量。但最终还是正义战胜了邪恶，整个绥远胜利实现了和平解放，广大起义部队经过整编、改造，实现了解放军化。现在根据一些亲身经历者提供的事实和有关史料，将当时的斗争情况分述如下。

匪特麇集绥西 破坏和平起义

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后，国民党军队全线崩溃，已成不可挽回的败局，只有绥远地区的八万国民党军队未被触动，原因是正在争取绥远的和平起义。此时，那些死心踏地的反动上层，虽已深知大势已去，但是他们并不死心，仍企图破坏绥远的和平起义，并为东山再起安置他们的后事。国民党特务和阎锡山体系的特务也相继窜来绥远，与绥远的特务机关联合起来统一行动。中统特务头子、华北“剿总”调统室主任兼军法处处长张庆恩，于1949年3月带着整顿绥远特

工、破坏绥远和平谈判的特殊使命来绥活动，旋即离去。

军统特务机关在北平解放后，为了布置华北各地特工潜伏工作，即委派军统特务头子、华北“剿总”第二处处长史泓为华北区区长，来绥活动。将身份业已公开，不便继续工作的原绥远站站长庞中兴调往别处潜伏，改任赵思武为绥远站站长、陈彤副之。各地来绥的军统特务统一由赵思武指挥，暗中进行活动。

同年7月，张庆恩为加强、部署绥远的特务力量，以阻挠破坏绥远的和平解放，他带着多名特工人员从广州出发，途经兰州、银川、河套，到达包头，以第九兵团政治部主任的身份为掩护，进行特务活动。他首先整顿了特务工作的组织领导，成立了行政院内部调查局绥远办事处（当时国民党政府在全国共设台湾、海南、重庆、贵阳、绥远等五个办事处），张庆恩任绥远办事处主任，魏纯美任副主任。该办事处管辖绥远、山西、甘肃、宁夏、新疆五省，东北、冀热、平津、察蒙旗等三区，陇海、平汉两线，共十一个调查处和一个第七公路调查站。绥远办事处设在包头，以此为中心，指挥上述省区的特务进行活动。

与此同时，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华北区亦派

副站长田峻赴包头整顿特工，布置潜伏。为了便于特务活动，伪国防部委任绥远军统特务头子、绥远站站长赵思武为骑兵整编第十二旅副旅长（旅长为鄂友三）。在包头设立“骑兵第十二旅副旅长办事处”，作为军统“华北区”特务活动指挥中心。绥远地区麇集在包头的一些军统特务，在赵思武的统一指挥下，很快分别潜伏到绥远国民党各部队，摇身一变，以军职身份为掩护，从事反对绥远和平起义的各种破坏活动。

1949年9月上旬，毛主席委托傅作义和邓宝珊来绥，以促成绥远早日和平起义。这时，已迁到广州的国民党反动政府，得知傅作义离开北平到绥远促进起义，军统特务头子毛人凤即密电潜伏在绥远的特务头子赵思武，令其刺傅。电文中说：“傅作义认贼作父，拱手让出华北。近闻该逆潜伏绥远，企图鼓动部队降匪，着速就地刺杀，本局当有重赏。”

傅作义和邓宝珊来到绥远后，一次乘专车到包头，为了保密安全起见，傅决定在美岱召中途下车，召开军政高级人员会议。就在这时，国民党绥远中统特务头子张庆恩也跟到了美岱召，想找傅作义作最后进言，劝傅南飞。到站后，卫队长张景涛正忙着从车上收拾行李。傅走到院里回头一看，发现张庆恩也跟在后面，傅作义说了一

声：“他怎么也来了？”阎又文即把张庆恩引到西屋应付一阵，然后将其打发走了。

为了破坏绥远的和平起义，国民党政府二次派国防部长徐永昌带着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邀请傅作义到广州去的亲笔信，于九月十七日乘飞机到包头劝傅作义南下。蒋介石还特意给傅作义拍来电报，大意是：你这次回到绥远，正象我当年由西安事变后回到南京一样，获得了自由。但我当年由于一念之差，遂铸成今日之危亡大错。要傅作义接受他的教训，不要自误、误国、误部下。傅作义看了信和电报对徐永昌说：“蒋的为人，国人皆知，我在北平和平解放，蒋岂能容我，我若见他，必遭不测。同时纵观全国形势，国民党必败，再跟蒋走，最终只能陪他殉葬。我不唯不愿替他卖命，自去找死，我劝你也不要回去了，你也投向共产党，咱们一起走这条光明大道，否则是自我灭亡，还得落个千古罪人。”徐永昌看到他说服不了傅作义，反被傅把他将了一军。他觉得任务完不成，不好回去复命。但他知道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将于9月21日在北平开幕，傅作义必然要在会前赶回北平参加会议。因而耍了个诡计，以患病为名，住进医院。傅作义感到，如徐不走，会继续施展阴谋，破坏起义。于是和邓宝珊、李世杰（傅部原参谋长）一起商量，决定由邓

宝珊去找徐永昌，要徐永昌出面带领他们起义。徐永昌听了顿时发愣，意识到自己已不能阻止绥远起义。同时也预感到他的处境不妙，不能继续呆下去了，便连声说道：“我的病不要紧，不要紧！我现在对共产党还没有认识，明天早上我就起身，不能妨碍你们的事情。”邓再三挽留，徐只是不肯。徐于次日（即九月十九日）早晨离包头飞返广州。张庆恩、祁觉民、魏纯美、杜品山等特务头子，也以身份业已公开，不便留绥为山，一起随徐永昌逃命广州。

张庆恩离绥前，指定李鯤生代理其办事处的主任职务。并对绥远解放后的特务活动作了部署：指令办事处办事员马奋成潜伏在包头，作为特务活动接头的转手人；宣布魏尚礼为调查处代理处长，胡尚儒为代理副处长。并给王之铸、郭培成等五人配备二百瓦电台一部，潜伏在刘万春的111军军部；胡尚儒、于乐渊等六人配备十五瓦电台一部，潜伏在张朴的319师师部。张庆荣（又名张茂堂系张庆恩之兄）、李守魏、单不移等若干特工人员，有的携带电台，有的持张庆恩介绍信，有的凭借关系，也分别潜入各部队。

绥远宣布起义 改编起义部队

1949年9月19日，傅作义、邓宝珊、董其武

等送走了徐永昌，然后率领绥远省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及地方各族各界代表39人，前往包头的中国银行礼堂举行起义通电仪式。傅、董设宴招待了全体签字官员。

下午一时，傅作义在包头中国银行院内召集干部讲话。大意是：我过去把大家领到错误的路上去了，这要由我负责。现在把大家领到光明大道上来了，希望大家在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下，努力学习，自我改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今后如果有谁自己走错了路，那要由自己负责……。讲了大约一个小时。

9月20日，接到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复电，电文说：“看了你们九月十九日的声明，你们的立场是正确的。自从傅作义将军领导北平和平解放后，人民表示欢迎，反动派表示反对。反动派还企图破坏绥远军民和平解放的努力，但是终归失败，你们已经率部起义，脱离反动派，站在人民方面了。希望你们团结一致，力求进步，改革旧制度，实行新政策，为建设人民的新绥远而努力奋斗！”

绥远起义后，遵照毛主席、朱总司令的指示，起义部队在华北军区的直接领导下，在整个部队开展了人民解放军化的活动。

1949年12月9日，绥远军区机关的第一批同

志从丰镇到归绥市后，双方依照军区机关的性质，商定了军区和原“华北剿总”驻绥部队指挥所、绥远省保安司令部的合并事宜。在傅作义司令员的主持下，省军区机关的合并工作于12月31日完成。同时宣布了绥远军区的成立。紧接着对起义部队进行了改编。“九·一九”起义时的部队共有正规军和保安部队16个师、旅，约八万余人。除邓宝珊先生的22军86师由副军长兼该师师长胡景通、228师由师长杨仲璜分别带领开赴甘肃庆阳改编外，其余部队在绥远就地整编。

1949年12月9日，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批准了部队的整编方案及干部配备，并复电华北军区聂荣臻司令员、薄一波政委。军委批准成立两个军、六个步兵师、一个骑兵师。整编工作从1950年2月21日开始，4月底结束。整编及干部配备的具体情况是：

原111军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6军。军长由刘万春担任，康健民任政治委员，王建业、张惠源任副军长，李远任政治部主任，樊折桂任参谋长，李骥程任副参谋长。下辖106、107、108三个师，一个直属暂编骑兵旅。具体改编情况是：原111军258赵晓峰师，改编为106师，师长赵晓峰；原320马逢辰师改编为107师，马逢辰任师长；原310张副元师及乔汉魁旅步兵91、92两团合并改编

为108师，张副元任师长；独立第三乔汉魁骑兵旅、保安骑兵第四张汉璉旅、骑兵整编第十三高理亭旅，改编为军直属暂编骑兵旅，乔汉魁任旅长，张汉璉、高理亭任副旅长。整编之后，各师、旅均按命令分别到达指定地区布防。当时，军部驻包头市，106师驻中滩一带，以筑防洪堤坝为主，同时抽出一少部分部队开荒种田，大搞生产，解决部分自食的粮食和蔬菜。当时，当地群众称驻在中滩蒿亥滩地区的起义部队为生产队，意为开发生产的一支部队。107师驻公庙子地区，主要任务也是大兴土工，筑黄河防洪大坝，并搞垦荒种田。108师驻防安北县扒子补隆地区，以搞垦荒种田发展生产为主，同时抽调该师一个团到包头管辖的中滩地区大兴土工，抢筑黄河防洪堤坝。因为这一带地形较低，秋季一旦洪水到来，就淹没村庄和大片良田，给这里的群众造成灾难。因此，加强力量，争取时间，尽早完成拦洪坝任务，是军民的共同心愿。在筑起包头至西山咀这段黄河防洪堤坝方面，起义部队是出大力，流大汗，有功劳的，是深受当地群众称颂的。由于黄河防洪堤坝的及时筑成，避免了黄河每年春秋两季的泛滥灾害，使农牧业生产得以较快地发展。骑兵旅驻萨拉齐地区。全军共13121人。

37军是新颁布的番号。军委颁布番号以后，以独立第七师为基础扩建而成。原独立第七师师长张世珍晋升为37军军长，帅荣任政治委员，卫景林、冯梓任副军长，张逊之任政治部主任，化博知任参谋长，王韵琴任副参谋长。下辖109、110、111三个师。原322师改编为109师，温汉民任师长；原326王崇仁师改编为110师，王崇仁任师长；原319张朴师的三个团并编为331、332两个团，保安二旅及保安五团并编为333团，合编为111师，张朴任师长；原骑兵第五安恩达旅及侯镇国旅并编为一、二两个团，保安骑兵第六邬青云（小名邬四儿）旅编为第三团，而合并编为军直属暂编骑兵旅。安恩达任旅长，邬青云任副旅长、兼三团团长。整编之后，37军军部、109师师部均驻在五原县城；110师驻临河、陕坝；111师驻百川堡（今临河县新华乡）、狼山、永安堡；军直骑兵旅驻邬家地。全军共12915人。

前骑兵整编第十二鄂友三旅改编为骑兵第四师，鄂友三任师长，白正刚任政治委员，强自珍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张宗文任副主任。下辖一个独立骑兵旅，四个团。原骑兵第十一陈秉义旅改编为独立骑兵旅，陈秉义任旅长。改编之后，骑兵第四师驻防武川县一带，师部驻武川县北小井村。全师共5840人。

为使起义部队真正实现解放军化，华北军区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即从二十兵团、平原、绥远等军区及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纵队，抽调了1900多名政治工作干部，派到绥远各起义部队，开展政治工作，执行团结改造起义部队的任务。各级政工干部通过组织部队干部战士进行政治学习，了解人民解放军的性质、建军原则和军队官兵必须遵照执行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使大部分起义军人的思想觉悟有了提高。

但是由于参加绥远起义的部队，多数属绥、察、晋北各个战场败退下来的傅、董、孙的部队，以及游杂部队和地方保安团队，人员成份相当复杂，有些原来就是土匪出身，本性一直未改，有些则坚持反动立场，并未真正站到人民一边。加上潜伏特务从中策反，在起义部队中团、营、连、排级的叛变时有发生。因此，在1950年底起义部队东调河北省整军以前这个期间，一场坚持革命道路，反对叛变的斗争，便在起义部队中激烈地展开。

卢万惠率部叛变 众匪首自取灭亡

卢万惠参加起义后，任乌拉特前旗保安二团团长。当初他参加起义，并非出于本心，而是企图“借舟渡河”，“借水养鱼”，等待时机，卷

土重来。因此在军统、中统特务的唆使下，他带领全团四百多骑兵于1950年5月初的一天夜间，突然从藉亥滩叛逃。匪徒们在路上打死几名无辜的老乡，流窜到同义隆北面一带的山里，抢劫粮食、草料，为害附近群众。卢万惠叛团的成员，多系当地多年来的土匪，地理情况非常熟悉，此剿彼窜，难以捕捉。为了尽快剿捕叛匪卢团，绥远军区命令三十七军驻邬家地的骑兵旅出发进剿。骑兵旅接受任务后，侦察到叛匪住处地形险要，如果出击，仰山而攻，不易取胜。因此，只能另谋策略，于是我剿匪部队领导首先亲自给卢万惠写了一封劝降信。信的内容是：现在全国解放即在眼前，你们拉出部队与人民为敌，于己于部属都不会有好的结果。现在只有一条路，就是再回到人民大众这边来，由我骑兵收编你们。否则，别无他路可走，请考虑答复。信写好后，雇老乡走羊肠小道把信送上山去。两天后，由老乡带回卢万惠的复信。卢在信中首先反驳了我剿匪部队领导给他的信，而后又说：你们如果欺骗我们，我们唯有拼命以待。针对这一情况，我剿匪部队领导找来原乌拉特前旗奇俊峰部下骑兵团的老团长沙格达尔。此人是蒙古人，当时任乌拉特中后联合旗保安团团团长，驻在距同义隆二十多里地西边一个村里。他为人忠实，性情

耿直，与卢万惠相识多年。我骑兵团领导向他说明卢万惠叛逃的情况，请他给卢万惠写信，规劝卢别走绝路。沙团长很赞同这个做法。于是，我骑兵团领导又写了第二封信，连同沙团长写好的信，一并雇人送往卢万惠处。并说明如若同意，回信时写明会面地点，以便详谈。也是两天之后，卢万惠回信，同意在沙团长驻地西边的一个小村里会面，该村距同义隆三十来里。第二天上午，我骑兵团旅长安思达带着一名警卫员前往沙团长驻地，与沙团长一起乘马前往卢万惠指定的小村。走出不远，看见北边山坡上人马杂沓，知是卢团的人。进村后，沙团长将安旅长介绍给卢万惠团长和田振英副团长以及王参谋长等。而后，他们一起进入一个农民家里，安思达旅长首先向卢、田等人讲了全国即将解放的形势，并把前几天给卢万惠信的大意重新讲了一遍。卢万惠等听了均无异议，只是问安怎样收编。安旅长的答复是保存他们的骑兵团，并邀请卢、田和沙团长同到骑兵团驻地吃喝一顿。卢将部队安置了一下，即随安旅长起身。

到了骑兵团住处邬家地，几个人边吃边谈。谈的结果：卢万惠同意由骑兵团收编，但提出要在同义隆一带驻扎。经用电报请示军部，一小时后回电，答复是同意收编卢团，指定驻在军部西

南、旅部东南的两个村庄，令他们明天就开到指定驻地。卢万惠满口答应，明天一定全团开到。第二天，确实执行了命令。为了稳定卢万惠团不起疑心，我骑兵旅领导亲去卢团驻地看望和讲话，要求他们遵守纪律，不许骚扰人民群众，粮秣由兵站拨取。还让卢团接任灯笼村（郭家地至五原中间的一个小店名）的骑哨。并派骑兵旅王泽甫少校和郭贯一上尉常驻该团，明则协助工作，暗中监视该团行动。

收编两个月来，卢团上下并未改邪归正。他们在驻地窝藏地主、特务、土匪。经常有三分之一的骑兵不在驻地，四出活动，不知干些什么。七月九日军部主要领导召去安恩达旅长，向安说明卢万惠团的问题，并传达了军区关于解决卢万惠团越轨行为的命令。军首长决定由骑兵旅解决。安旅长提出三条意见：一是卢团人马零散，四出活动者很多，需缓十来天时间，在七月十九日行动，以便在这一期间调回人马，一网打尽。二是从卢万惠本人来讲，是个官迷，为了稳住卢团，由军部下个编制表，将该团编为军直属骑兵团（团下设三个连，每个连一百多人马，加上团部，实有四百多人）。抓紧调回人马后，再以清点武器为名，立即行动，全部缴械；三是卢团的陈永胜连被骑兵旅副旅长谷耀武带走剿匪，

应由军部给谷副旅长去电，令其就地解除陈永胜的武装，将全连押送回旅。最后，要求严格保密，以免走露消息。上述三点意见，均被军部采纳，并一一付诸实施。

安旅长回到旅部后，立即通知二团（因一、三两个团调出执行剿匪任务，不在本地）、卢团、旅直属机关，于7月10日上午召开团长紧急会议。会上传达了军区关于检查武器的文件，决定7月19日上午六时集合，检查枪支。随后将改编卢团的编制表交给卢万惠，让他在19日前把外出的官兵连同枪支、马匹全部找回。卢万惠欣然答应，一定照办。

19日早晨六时，安旅长召集景副旅长、崔参谋长、李参谋、刘副官，作了具体部署。首先讲明验枪时的队形排列：直属连在排头，紧接着是二团，卢团在排尾。队形站好后，架枪听候检验。先派卢团出警戒，开始检验警卫连，再由警卫连换回卢团的警戒。这一切由李参谋负责。部署完后，受检部队和直属连已陆续到达集合场地。这时，卢团的田振英副团长来找安恩达旅长，说他的手枪没有带来，要借支手枪，安说，在检查时说一声就可以了。实际上，田振英是来观察动向的。

军部派来的管军械的人员和旅后勤部军械科